

大公報社評

井水集

庫房「水浸」 速為香港修志工作「開水喉」

一批研究香港歷史文化的學者近日就《香港通志》的編修出版工作發出「最後呼籲」：編修大計於二〇〇四年間開始啟動，但十三年過去，至今仍未停留在「只聞樓梯響」階段，出版遙遙無期，相關工作亦已陷入重大財困之中。

有關訊息，實在令人為這一批「皓首窮經」的學者感到嘆息，他們以滿腔熱誠和強烈的使命感，十多年來為編修香港地方志書做了大量資料搜集和分析研究的工作，但到頭來卻只換來無以為繼、求助無門的冷漠回應。

有關編修工作曾制訂「政府支持、學者主修、社會參與」的運作模式，但十多年過去，卻只實行了三分之一，但「政府支持」卻未見有任何積極行動和具體措施。

事實是，編修出版香港地方志書，可以說是本港有史以來面對的規模最浩大、性質最重要的一項歷史文化工程。修志工作在中華歷史文化上的地位和作用早已毋庸多言，歷朝歷代

均有「志官」專司其事。香港資料最早見諸明代《東莞縣志》，清代改入《新安縣志》，舉凡疆域、地名、制度、法規以至名人、物產、風俗等在志書中均有詳錄。時至今日，翻開《新安縣志》，一些有趣的香港地名仍躍然紙上，包括「老虎岩」、「掃墓坪」、「官塘」，老一輩市民都會知道這就是今日「樂富」、「秀茂坪」、「觀塘」等名的由來。方志不僅客觀記錄了一個地方的文化、地理、人物由來及變遷，更是一種歷史、血脈與感情上無法斬斷的聯繫與有力見證。

正是由於對自己國家歷史、文化的重視，國家在改革開放初期即重新展開了地方志的修纂工作，第一批地方志用了二十年時間於一九九九年修成，而當時的報道曾指出：全國除港、澳、台以外都已經成立了省、市、縣三級修志機構。二〇一五年，全國地方志工作者在京舉行座談會，總理李克強到會並發表講話指出：各級政府都要關心和支地方志事業發展，

也希望地方志工作者繼續發揚方志人精神，「志存高遠，力學篤行，直筆著信史，彰善引風氣，為當代提供資政輔治之參考，為後世留下堪存堪鑒之記述。」

志書工作意義重大已不待言，但香港地方志的編纂出版工作就更具有無可比擬的「聯根」作用。經歷過一百五十年的殖民管治，眼前一代青少年居然有以為香港是英國人佔領之後才開始存在，以至什麼「香港民族」、「本土自決」等「港獨」謬論也有了市場。一部三百年前的《新安縣志》，已可以令這些謬論站不住腳，如果眼前有一部《香港通志》，更全面詳盡準確縷述真正的香港本土歷史文化史料，則「港獨」分子只會如陽光下的肥皂般無處容身。

眼前，「財爺」陳茂波已「預言」今年的財政盈餘將會「非常可觀」，逾千億已是意料中事；庫房「水浸」，就請為香港地方志的修編工作「開水喉」吧！

鄭若驊電台節目見誠意

新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出席電台節目，分別談到了其寓所被指「僭建」以及「一地兩檢」法理依據等問題，言談間態度懇切，多次就涉及僭建問題公開致歉。

事實是，面對電台萬千聽眾和上立法會「解畫」，同樣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工作，而且性質並不相同，後者不可以取代前者。鄭若驊在事務繁忙中先答應電台的訪問，明顯的是表達了對市民、對民意的重視。她昨日在節目中就一再表白，在購入涉僭建的物業時，由於工作繁忙，並未留意到屋內的僭建情況。

家人十分喜歡該物業，又急需入住，而該物業毋須裝修，可立刻遷入，故很快便決定購買。她坦言，自己並非以此作為藉口，作為業主，需要為沒有檢視或處理僭建物而承擔責任，因此鄭重地向市民道歉。

事實確實也就是如此。鄭若驊是「女強人中的女強人」，事業十分成功、為人精明，但往往「女強人」就

是會對一些具體日常生活事務「唔上心」，以至物業有僭建問題也懵然不覺，接受任命後也未識及時自我「引爆」化解，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說要想繼續隱瞞「揮着數」或企圖「瞞天過海」，鄭若驊會「蠢」到如此，真係講都冇人信。如今，她已請人盡快將僭建物一一拆開，事情就係咁簡單。

相反，反對派「一計不成、又生二計」，知道僭建之事攞唔到命，就又在什麼「傳召」、「藐視」之類問題上興風作浪，企圖繼續「拖死」鄭若驊，令她無法專心開展新的工作，包括「一地兩檢」的本地立法工作，更可以在三月份立法會「補選」中作為攻擊特區政府和建制派的彈藥，居心是十分叵測的。鄭若驊問心無愧，適當時候應出席立法會會議，但對反對派議員的「政治算計」卻要清醒頭腦，無必要「送上門」被人當箭靶。交代是面向全港市民，不是向個人。

關 昭

民間團隊經費匱乏 選蓮麻坑初試牛刀

港首本村志掘出文化遺產

在香港與深圳邊境線上，有一條超過300年歷史的「蓮麻坑村」，村民葉定仕是辛亥革命元老，村民在日軍統治的三年零八個月期間也奮起反抗。這條客籍村莊，更保留着數種清朝和民國期間的手抄本帖式，涉及拜神、祭祖、婚嫁、喪葬、禁溺嬰、防盜等等，是十分珍貴的民間文化遺產。「這些都是編修《蓮麻坑村志》過程中發掘出來的。」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劉蜀永對編成香港第一本村志感到欣慰，讓村民了解到家族史以至香港與內地的民族淵源，他認為是修香港志的初試牛刀。

大公報記者 呂少群

蓮麻坑村位於新界東北部打鼓嶺與沙頭角之間，出入須持禁區紙。該村建於清朝康熙年間，當時屬廣州府新安縣管轄。蓮麻坑四面環山，村民大多來自廣東，保留客家人重視風水的傳統習俗，村民有葉、洗、劉、官、張、曾等家族，葉氏是大姓。曾任香港律師會會長的葉天養，也出自蓮麻坑。

據劉蜀永和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另一副主任丁新豹考證，蓮麻坑村民葉定仕是新界原居民中貢獻最大的辛亥革命元老，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曾擔任中國同盟會暹羅（泰國）分會會長。日佔香港三年零八個月期間，日本憲兵兩度在蓮麻坑搜捕抗日游擊隊，結果有三名村民慘死於酷刑下，多人受傷。村民葉維里三打蓮麻坑礦山的故事在村內廣泛流傳。

從家族史了解到民族史

談到編修蓮麻坑村志的收穫，作為內地地方志專家的劉蜀永透露，在蓮麻坑村民手中，至今還保留着數種清朝和民國期間的手抄本帖式，內容涉及拜神、祭祖、節慶、婚嫁、喪葬、求雨、械鬥、戒鴉片、禁溺嬰、護林、防盜等等。「除了應用文，還有對聯、詩歌等。這是十分珍貴的民間文化遺產。」

劉蜀永續稱，另一發現是蓮麻坑的文物古蹟。被列為香港法定古蹟的葉定仕故居，是仿照孫中山家居樓房中西合璧模式修建而成。葉

氏宗祠、劉氏宗祠、官氏宗祠和關帝宮歷史久遠，麥景陶碉堡、摩羅樓堡壘和長命橋（國際橋）都是邊境禁區風雲和過境耕作的歷史見證。而葉氏族人數百年從未間斷的春秋二祭，反映出飲水思源的民族精神。「許多村民從家族史了解到民族史，以至香港和內地的歷史淵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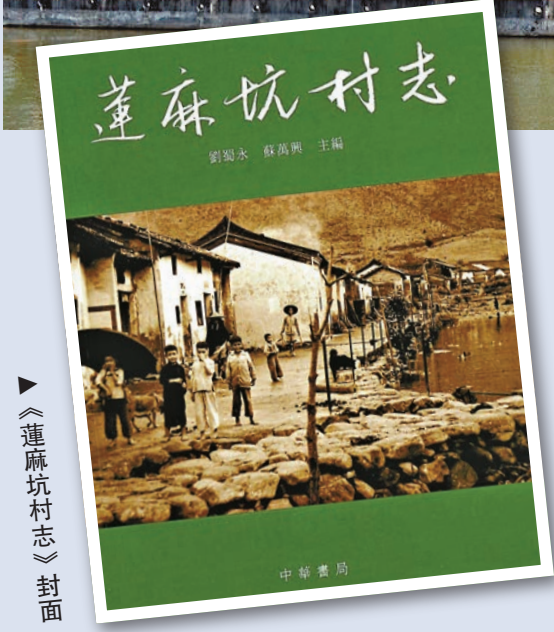
李彭廣：政府漠視重要性

《蓮麻坑村志》是香港第一本村志，由中華書局出版，是地方志辦公室劉蜀永、劉智鵬和丁新豹等在多方爭取社會資源下，做出的一項成果。劉蜀永透露，他們三人還受委託編寫《中國概況：香港》，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先後出版簡體字版和英文版，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近日剛出版繁體字版。

五年前參與「香港地方志工程座談會」的嶺南大學教授李彭廣說，目睹劉智鵬和劉蜀永多年來為二億五千萬經費無着而發愁，但他們帶領團隊仍編出四十本香港方志類著作，《屯門風物志》、《香港史話》、《日軍在港戰爭罪行》等，實屬難得。他補充，「《香港志》這麼大的項目，要有經費才會有入手，長期斷斷續續，怎可能有完整的團隊去做長期的工作？」他分析，香港志編修無法全面開展，在於政府和有規模的團體不熱衷，對有關工程不認同，也看不到它的重要性。



▲編修蓮麻坑村志過程中，團隊發現不少珍貴的民間文化遺產。圖為蓮麻坑風水塘



▲《蓮麻坑村志》封面



▲一九五〇年代的蓮麻坑

網上圖片

香港民間修志事件簿

2004年6月	嶺南大學舉行「香港地方志座談會」，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秘書長秦麒明出席介紹內地修志經驗
2005年年底	嶺大設立「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委任劉智鵬領銜，內地香港史專家劉蜀永駐校協助推動修志工作
2006年5月25日	特首曾蔭權在禮賓府會見嶺大校長陳坤耀，劉智鵬和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秘書長秦麒明。曾特首贊成學者修志，並支持嶺南大學牽頭編修香港地方志
2006年5月26日	「香港地方風物志座談會」舉行，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秘書長秦麒明、廣東省地方志辦公室主任陳強以及台灣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黃秀政介紹海峽兩岸修志的經驗
2006年9月26日	中聯辦領導明確支持嶺南大學牽頭編修香港地方志
2006年年底	嶺大成立「香港地方志籌備委員會」，由陳坤耀校長出任召集人，劉智鵬任秘書長，委員包括丁新豹、劉蜀永、蕭國健、鄧聰、陳弘毅、呂大樂、鄧樹雄等專家，以及社會名人譚廣濂、簡永楨等
2007年2月14日	香港地方志工程啟動典禮在銅鑼灣世界貿易中心舉行。陳坤耀、時任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國務院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常務副組長朱佳木、秘書長田嘉等應邀主禮

資料整理：大公報記者

記載地方演化緣由

話 你知

地方志，是記載地方、地理、古代世界、歷史等，由古代如何演化成現代的因由。它既可以是某個行政區域，如省域、市域、縣域、鄉域、村域等，也可以是一個地理概念，如江河的流域、山脈所在的區域、海域等。

地方志可以分為行政區域志和非行政區域志兩大類。記述空間是行政區域的有：國志、省志、自治區志、直轄市志、市志、縣志、鄉志、鎮志、村志等；記述空間不是行政區域或跨行政區域的有：山志、江（河）志、海域志、海島志、寺（廟）志、南極志、遼東志、西歐志、北美志等。

外國藏大量我國方志 掠奪還是保存？

19世紀時，帝國主義在對中國的文化掠奪中，對地方志亦很注重。美日兩國藏有我國明代方志孤本40多種，900多卷；法、英、意、德、比等國也存有不少我國的方志。僅美國國會圖書館就存有我國地方志3000餘種，北美各大圖書館的中國方志近四千種。外國對我國地方志的保存亦非常下工夫，如美國猶他州家

譜學會保存了我國5400餘種地方志和數千種家譜。

國外收藏我國地方志的同時，亦利用方志進行科學研究。日本學者曾根據我國的《八閩通志》《霞浦縣志》和福建其他地方志中有關漁業資源的資料撰寫論文，以供本國漁業生產參考。日本人編撰的《蒲壽庚考》《南北朝

時期地志》《中國方言彙錄》等，均是參考我國地方志資料撰寫而成。美國農林科學家施永格（W. T. Swingle）從20年代我國的福桔、廣桔的生長規律，取得顯著成績，閩、粵方志對其研究起着重要作用。英國科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主編的《中國科技史》巨著，其中廣泛參考、引證了我國地方志的資料。